

让张爱玲“快活得简直可以飞上天”。她想象自己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，“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”。

许多年后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仍会写道：“趁脸孔尚在，我就要站在世界面前——不要等到自己——像一些老年人——只沦为时间流逝的一个记号。”

“战时的孤岛上海成全了张爱玲的初次成名。”在华师大教授陈子善看来，抗战前的上海，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分得很清楚，双方各办自己的杂志，各有阵地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左翼有时候还会对鸳鸯派进行批评。但战争开始以后，各方条件发生变化，刊物减少了，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开始出现“合流”的现象，“这对于整个现代文学都是好事，双方互相取长补短，扩大了受众——像张爱玲就是，市民阶层爱读，知识分子、精英阶层也喜欢。”

“上海沦陷以后，许多文化人离开孤岛，有的去了重庆，有的去了延安，留在上海的文人不多，各种文学创作、出版虽然不能说完全真空，但都不太活跃。沦陷区的市民也需要精神生活，所以这时候有新人‘冒’出来，大家都很关注。”陈子善告诉记者，“当年张爱玲的《传奇》不但在上海畅销，北京还出现过盗版。抗战胜利后重版增订本，更是全国都看得到。”

不只张爱玲街知巷闻，一时间还出现不少模仿张爱玲的作品，以致张爱玲本人都在文章里吐槽：“别人写出来的东西像自己，还不要紧；只怕比自己坏，看了简直当是自己‘一时神志不清’写的，那才糟呢。”——模仿本身，也是走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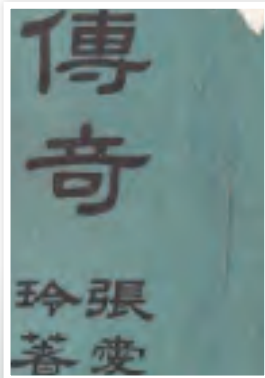


左上图：香港大学文学院师生联谊会（1941年秋）（港大档案馆藏），眼神好的可以在第三排找到张爱玲。

右上图：张爱玲的香港大学学籍登记表（港大资料馆藏）。

左下图：1944年《传奇》初版封面，正如张爱玲所说：“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。”

右下图：小说集《传奇》和散文集《流言》拉开了张爱玲上海时代的序幕。



的证明——1960年代张爱玲在台湾翻红，也有过为数不少的“信徒”，行文着意模仿“张腔”。

小说集《传奇》和散文集《流言》拉开了张爱玲上海时代的序幕——从1942到1947年，在静安寺爱丁顿公寓（今常德公寓）居住的六年时间，恰恰也是张爱玲人生中最最为高产的六年，诸多名作都在此诞生。一时间，红到走在路上都有人跟着议论，直如偶像明星。

《到底是上海人》中，张爱玲写道：“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。”在陈子善看来，张爱玲的小说风格难以归类，“古典小说、通俗小说与新文学传统杂糅在一起，是只有这个历史阶段才

有的产物。于她本人而言，也必须经过香港的求学之旅，有了相应的生活经验，才能写得出来。正如她在《第一炉香》开头所言：“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，点上一炉沉香屑，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。”

批评的声音并不是没有。除了傅雷以迅雨为笔名提出中肯的文学意见，无视创作而纯施以人身攻击的也不少。人红是非多，比如有人会说：张爱玲为什么笔下都是遗老遗少，从来不写劳动人民？对他们一点同情也没有吗？

在陈子善看来，张爱玲的写作题材自然大部分是她“家里的故事”，“这些故事她最熟悉，也最有把握。但你不能说她因此就没有同情心——难道非要她抛开生活经验去写完全不熟悉的产业工人吗？张爱玲不是没写过劳动人民，她的短篇小说《桂花蒸阿小悲秋》、中篇小说《郁金香》和《小艾》写的都是保姆，充满了同情，那是她能够接触到的劳动人民。事实上，人们一贯反而是忽视了她作品里的时代性——她并非机械地描述时代事

